

高加索上「明珠之國」

濱海大道上頻繁駛過的跑車的引擎轟鳴聲，給道路兩旁各式不同年代風格的夜店與餐酒吧播放的音樂加入了熱烈的節奏，讓夜晚的巴庫（Baku）展現着年輕與熱血的樣子。

當清晨的第一道曙光照在巴庫古城東側的少女塔（Maiden Tower）頂，這座城市成熟的暖色便開始甦醒了。如果說火焰塔（Flame Tower）是巴庫的現代地標，那建於12世紀甚至更早的少女塔無疑就是巴庫的歷史地標。與築希爾萬沙皇宮（Shivanshah Palace）一起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少女塔同時也是阿塞拜疆國家的象徵之一，並印在貨幣上。

直到今天，少女塔的建設目的都是一個謎，當地流傳着很多關於她的傳說。有人猜測它是為防禦避難而建，以保護當時處於海上貿易十字路口的巴庫；也有人認為它是一座宗教建築，為各宗教舉辦神聖的拜火儀式提供場所；還有科學家堅持少女塔曾是一座天文與氣象台，這與它可以觀測太陽的運轉有關，在每年四季轉換的標誌性日子塔

內的四面窗戶正好面對初升的太陽。也許這些說法也並不相互矛盾，因為古人的很多智慧都是現代人無法估量的。站在少女塔頂層可以俯瞰整片老城，若在太陽即將開始落下的時候登頂眺望，老城美得尤其神秘。

當古城裏點起柔和的燈光，氣溫也沒有白天那麼高了，這時就很適合走走望望，一邊散步一邊逛逛特色小店，再順着遠遠飄來的食物攤檔的香味尋去，把背包和肚子全都填滿。

（阿塞拜疆之行，二）



▲巴庫少女塔夜景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從「環港遊」到「旅遊氣泡」

此前有航空公司推出「環港遊」，一個半小時低空城市飛行套餐，HKG to HKG，「遊機河」一圈又降落香港。票價加上各種附加費，價格大概為每人一千到一千五百元。推出當天，三班航班兩小時內就銷售一空。

這種做法對疫情之下千瘡百孔的航空業而言，已不是創新，此前日本、澳洲、文萊的航空公司都有類似「本地飛」的服務。乍看上去，是一種「疫下創新」，但相比起內地國慶中秋假期幾億人平安出遊的盛況空前，這種「從哪裏起飛在哪裏降落」的環港遊依然充滿了「在自己屋苑平台花園走走」的無奈唏噓——要不是去不了其他地方，誰願意總是在自己家附近兜兜轉轉？

遠遊，似乎一直是人類的本能。逃離日復一日的重複生活，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探險、尋覓、偶遇、發現。原本香港的生活總是「說走就可以走」的，飛東京，飛台北，

飛曼谷，兩日一夜、三日兩夜，不用特地找一個很長的假期，就可以跳出工作與瑣事，去放鬆一下疲憊的身體，洗滌一下懈怠的心靈。但轉眼已經「困守小島」大半年，如同水族館中的魚，就算周圍的珊瑚再璀璨，那片水域終究有限，比不上浩瀚海洋可以任我魚躍。

最近港府又宣布了和新加坡之間的「旅遊氣泡」，但目前也只是「原則性協議」，具體日期尚未可知。但似乎有了一個渺茫的希望：或許可以到新加坡過聖誕？但想來將香港本地感染清零，早日打開與內地之間的關口，才是正途。「旅遊氣泡」似乎只是一個水族館通向另一個水族館的玻璃通道，是在「車薪」面前的「杯水」而已。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逆行的智與勇

我國古人推崇順勢而為，順水推舟，趨吉避凶才稱得上君子、賢人，倒行逆施是貶義詞。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讓「逆行者」成為自帶道德光環，鼓舞人心的新詞。不計個人安危，克服困難，奮鬥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自然令人欽佩。只是沒想到我七月從內地飛回美國工作，竟然都被華人朋友稱為「逆行」，想必因為當時疫情在國內已得到很好控制，美國的病例卻仍在飛速增長。

最近又聽到「逆行」一詞。這回是內地某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想要到美國留學讀研，前來諮詢。二〇二〇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國際風雲變幻，中美關係複雜緊張。半年多來美方限制外國人入境，不僅航班減少，對中國來客更嚴加管控。這位二十多歲的青年人在如此大環境下還希望實現留學夢想，立志「逆行」，我不免驚奇。她卻表示：不擔心美國的疫情與政治環境，一切都會向好發展，且在大眾退縮的時候前行才能抓住最好機會。

這就顯示出年齡的差異了。胸懷大志的年輕人不會畏首畏尾，勇於奮進。中年人多半「未言勝，先慮敗」，兵馬未動，就先想好了退路。今天讓我像二十多年前那樣義無反顧地負笈赴美，看來是做不到的。

對未來充滿希望，敢於嘗試新事物總是好事。前怕狼，後怕虎，怯於行動的話，縱然不會經歷失敗，也不會有大成就。衷心祝願逆行者們在迎難而上的同時，也能把握時局大勢，硬幹還要加上巧幹。堅持理想，百折不回的同時要善於趁勢、借勢，換個思路，換個視角，智勇雙全比一味蠻幹更能事半功倍。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和一位做偶戲的朋友閒聊，說到現下有些偶戲製作也算精緻，卻少了偶趣。以前還聽一位美術批評家說時下的畫沒有「畫味」。我想，「偶趣」也是「偶味」。凡可欣賞之物，必有其味，用網絡流行語說，「有內味了」。藝術有時是講不清道理的，卻可以給人相似的感受。因了這種感受而使人欣喜快慰的，便是好藝術。當然，快慰也有高低之分，但藝術終要給人些快慰。

「味」是很耐人琢磨的。花有花味，草有草味。在有趣的人看來，風雨雲霧，甚至春夏秋冬，皆有其味。妙詩佳句，常是得味之作。而此時之「味」，已非口耳鼻感官所司，而是神與物接生出的感觸。

時代報告劇《在一起》

近來熱播的電視劇《在一起》自稱為「時代報告劇」。這很容易讓人想到風靡上世紀的「報告文學」，一種介於新聞報道與小說之間的文學體裁，需要兼具紀實性、及時性與文學性。

在武漢人摘掉口罩的笑臉中，電視劇的最後一個鏡頭落下。只能說不枉「時代報告劇」五個字。及時性自不必說，從三月份啟動，到九月份開播，恰逢內地觀眾復工復學，一切都在變好，《在一起》的出現，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剛剛經過怎麼樣的一段時光。

來到文學性的角度。由於是單元劇，每個單元的導演、編劇、演員水準不一，所以質量難免有參差，但總體而言，可以說瑕不掩瑜，尤其《救護者》和《我叫大

當然，「味」也不必如此玄妙。凡俗生活自有其味。北方的豆皮在我老家稱作「千張」。千張本身只有豆香，並無他味。但老家人做法不少，千張包、千張結、千張絲、千張片，按說嚼到嘴裏都一樣，但滋味其實全然不同。還有一道霉千張，與徽州的毛豆腐、西南的豆豉相仿，不識其味者掩鼻不迭，嗜之者愛若珍饈。又如飲酒，惡酒如我者畏之如虎，善飲者則不然，斟二兩黃酒，七八粒鹽豆，細啞慢嚼，幾將人生況味嘗盡。

我好吃卻不會做菜，極敬佩那些肯在吃食上花心思、做慢功夫的人。儒家說，孝悌之人不會犯上，不犯上的就不會作亂。故幾千年以孝悌教人。以我看來，食不厭精，嗜有其味者，更對生活充滿了善意

連

《我叫大連》裏，被防護服、護目鏡、口罩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消毒人員在一片灰蒙蒙中灑掃，重症病人一口血噴了主角滿身，瀰漫的病毒像是要破屏而出，讓觀者窒息。

在《救護者》中，導演更是用一段長達四分多鐘的長鏡頭，跟隨醫生的視角，從重症病房中滿滿的患者，到走廊裏成排的屍袋，在陰暗的色調中，在咳嗽與呻吟的背景聲裏，一幕武漢疫情最嚴峻時期的醫院景象，暴露在觀眾眼前，令人揪心也痛心。

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本劇在紀實性方面的呈現。演員幾乎全素顏出鏡已經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電視劇從醫生、護士、患者、軍人、外賣員、流行病學調

曹禺四大名劇

上月拜讀《大公報》副刊，得悉曹禺的女兒萬方配合父親的一百一十周年誕辰而出版新作《你和我》，書中除了記述曹禺的生平軼事，亦有劇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的創作背後故事。對於我等戲劇「發燒友」，確是莫大喜訊。

最上乘的戲劇，說穿了都不外是有關人性的描繪，又或反映時代的變遷。曹禺筆下的四大名劇，全都與人性相關。他的首部作品《雷雨》驚艷劇壇，實際就是一個父輩與年輕人發生代溝的故事。《日出》的主角是交際花陳白露，但圍繞着她身邊團團轉的各色人等，才是大時代掙扎求

存的眾生相。無論是大商家潘月亭，抑或是小職員李石清，都是崩潰的商業戰爭之下的犧牲者。《原野》有關人類潛藏心底的怨恨，終極毀滅而至無底深淵。仇虎若能放下屠刀，或許最終可以與金子另闢新天地。《北京人》同樣是一個家族倫理故事的認知，全劇對傳統封建舊社會作出無情鞭撻。

西方的莎士比亞流傳四大悲劇，曹禺的四大名劇亦不遑多讓。由一九三三年《雷雨》問世至今，雖然未足百年，可是該等劇本經得起時代磨練，對觀眾來說是歷久彌新。

從港樂後台說起



員也有和感染者接觸、吃午飯，為何他們不用隔離？

確診的低音單簧管樂師艾爾高（附圖），其實他的感染是否跟樂團工作有關也不確定，但卻牽連全體樂師。由於漣漪效應，樂師家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家人被勸告不要上班、上學等，據說受影響人數多達八百人。尤其無辜的，是那幾位特約樂師，為了兩場演出，被無償隔

當年的她

把自己打扮成童話裏的公主，滿臉的興奮。雖然比她年長，有段時間，我卻總和她吵架，但十次有八次是我敗下陣來。她小學畢業的暑假，我教她提前熟悉英文，一點一點地糾正她的發音，她對我一臉的崇拜。後來，她考到大學念英文系，我的心中竟生出絲絲莫名的自豪感。

表妹的善良純淨，影響着我。小時候，每每帶她上街遊玩，見到拾荒的老人，她都會投去悲憫的目光，然後將口袋中祖母給她消暑買棒冰的硬幣找出來，讓我拿給他們。有一次，我問，你為何不自己送去？她的回答竟是：哥，我是小孩子，老人家可能會不忍心收下的。我一下子很震

與念想，待人處世也必平和從容。如此說來，吃貨對社會之貢獻實在不小。

世上的批評家，大多知味者。據說，大批評家金聖嘆臨被砍頭前，招其子而秘囑曰：花生與豆乾同嚼，有火腿之味。花生與豆乾皆平常物，唾手可得，我曾親試此法，並沒有嘗到火腿的口感。或許是配比不對，也或許金聖嘆那時的豆乾別有製法，與今大異。但自得知此則軼事，再讀金批諸書，似有新的體察。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查

查員、清潔工人、普通武漢市民等不同群體、不同視角出發，完成一幅關於中國抗疫的全景刻畫。編導們並沒有忽視疫情初期那些切膚之痛：醫院院長面對新病毒的謹小慎微，普通市民對待新冠肺炎初期漫不經心、後來又恐慌地湧進醫院，還有短缺的醫療物資與人性的懦弱。但也正是在這些弱點與痛楚中，才有了醫護人員的偉大，有了疫情期間奔波在武漢的外賣員和「滴滴司機」的可貴，才凸顯出國家在集中人力物力抗擊疫情上的優勢，才展現了國人上下一心同舟共濟的力量。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看曹禺的舞台作品，當然首選在北京人藝的首都劇場。香港觀眾以往亦能看到頗多粵語佳作。香港粵語電影於五十年代，吳回導演，盧敦、張瑛、黃曼梨、白燕主演的《雷雨》，以嚴謹的拍攝手法，展現了曹禺筆下幽暗家庭的鬱悶感。當年只有十七歲的李小龍，仍未成為國際武打巨星，在電影中擔演周家次子周冲，雖然戲份不多，但也恰如其分地演繹一位進步的年輕人。該電影距今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仍是香港電影的其中一齣珍藏品。

看曹禺的舞台作品，當然首選在北京人藝的首都劇場。香港觀眾以往亦能看到頗多粵語佳作。香港粵語電影於五十年代，吳回導演，盧敦、張瑛、黃曼梨、白燕主演的《雷雨》，以嚴謹的拍攝手法，展現了曹禺筆下幽暗家庭的鬱悶感。當年只有十七歲的李小龍，仍未成為國際武打巨星，在電影中擔演周家次子周冲，雖然戲份不多，但也恰如其分地演繹一位進步的年輕人。該電影距今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仍是香港電影的其中一齣珍藏品。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離兩周。其中一位入營時哭着說，家中幼兒被學校拒絕上學，感到無奈和難過。

事情弄到如斯境地，傳媒的鋪天蓋地報道是主要原因之一。電視、電台、報紙等，圖文並茂述說事件，讓一般印象覺得，港樂成為危機四伏的疫園。這是對全體樂師非常不公平的。樂團管理層尤其是行政人員應該對傳媒、公眾有個交代，將事情解說清楚，而非任由傳媒或社交媒體作報道，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繼而無限擴大負面影響。

到隔離第四天的這一刻，港樂還未有一位負責人面對鏡頭為樂師們講一句話，以釋除傳媒或公眾的疑惑。只有事後發放的一兩篇新聞公布，納稅人每年九千四百萬元的資助可真是字字千金。

樂間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驚

驚：她這麼小的年紀，竟然有這樣一顆把善事做好的心。我自愧不如。

表妹大學畢業後換了幾次工作，待她做空姐時，在入行的新人裏屬於年紀偏大的。但她認準了這個職業，做得十分勤力。幾年工夫，就做到了乘務長。多數班組都對兒童多的航班頭痛，她卻喜歡得緊，我打趣她「童心永駐」。

昨天，她開始過三字頭的生日了。念着遠在異鄉的她，寫下這些細碎的文字，心裏滿是掛記。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